

诗抒胸臆

草亭放歌

■王养浩

一
细雨今朝休,四月已尽头。
“五一”奏凯歌,劳模遍九州。
莫恋湖边柳,笑上冲锋舟。
何惧风浪急,欲把宏图就。

二
重上杏花楼,华厅聚故旧。
漫话旧时酣,浅酌陈年酒。
残红莫道尽,新翠欲笑稠。
若要思春归,此处呼老友。

踏歌 次韵酬友

■冯如

雁爪,过层城、迤
似春风悄。旧榆巷、
已倦尘音扰。看蔷薇
岁岁红枝少。

梦好,梦已遥,对
竹谁吟啸。想名士,
葬赋同烟草。惜甚
么,肠断广陵调。

茶慢煮,树静
了。帘边月、一晌来
询早。笑汝太痴颦,
万法皆缘巧。但留
他、皎光长照。



日暮乡关何处是 ■杨锱箐

意犹未尽

生长的密语

■赵文心 文

“外婆,今天的土豆有老的味道。”布布埋头吃了一会儿拌了蛋黄酱的土豆泥,有些疑惑。

我煮土豆,把水烧干了,撕去了粘底的土豆皮肉做成的土豆泥,有股淡淡的焦糊味,布布判断为苍老的味道。

两者之间好像确实有微妙的联系。

布布从开始学说话就是个“话唠”宝宝,喜欢和大人小人聊天,对各种事情发表意见。我记下布布五周岁半时一个月里的日常话语,以此破解稚嫩生命的成长密码。

周末晚上,布布和妈妈下飞行棋,骰子投出6点,飞机就能起飞。布布向来能多多投出6点,这次也不例外。妈妈的四架飞机还都待在机库里,布布的机群已经快抵达终点。妈妈有点着急了。布布钻到桌底,想帮妈妈,大喊:“我没有办法降低水平!”布布很在意胜负的,要是输了会哭一会儿鼻子。此刻,他倒全心全意想帮助妈妈。

周二放学回家,咳嗽加重了,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喘息声。赶快去医院。听诊验血胸片,一串检查下来,医生诊断支气管炎,上口服输液雾化全套治疗。一天天过去,布布呼吸的声音越来越均匀平复了。妈妈问:喉咙感觉怎么样了?布布答:舒服多了,可以咽口水了。妈妈奇怪:本来不能咽吗?答:本来口水咽在痰里呀。继续发挥:口水和痰混在一起,然后痰又和口水混在一起……妈妈不忍卒听这么“有趣”的感受。

雾化治疗持续了九天。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布布说:“外婆,你生了一个女儿。”

“是。”我说。

“很幸运的,她做了我的妈妈。”布布大大的眼睛看着前方。

“爷爷奶奶生了个儿子。”我说。
“他做了我的爸爸。”布布很肯定。

“你有这么好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感觉?”

“我很开心,很开心。”
我的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一句喜欢的话浮上心头,“那些被爱着的记忆,像阳光照拂之下河流上的零碎波光,柔柔地晃动着。”
早上起床,看见天阴,布布很高兴,以为可以打着彩虹伞去上学,知道用不着带伞,沮丧,“为什么阴天不下雨啊?”“阴天也可以下一点点雨呀。”

布布好喜欢妈妈买的彩虹伞,七彩透明伞面黄色弯弯手柄,打着伞在细雨里奔跑,小小的雨滴从伞面滑落。“雨是从哪里来的?”“太阳和雨可以一起出现吗?”“雨落到大海里会变成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伞》,记录布布一岁多时从惧怕黑色大伞到接受雨伞的过程,“在与新物的试探互动中,渐渐把握认知的边界与纵深。”如今的他向往更广大的天地。

三月里,下午放学时布布会跟随同学去街边小店买小饰品小文具,价高质低。到手的那几分钟喜欢,到家就扔在一边。爸爸妈妈决定用发月钱的方式约束一下。和布布商定,每个月给20元零花钱,自己想要而爸爸妈妈认为不值得不需要买的小东西,可以用零花钱支付。

四月初的周六,在公园门口,也是哄孩子花钱的重灾区,8元买了收叠球,布布第一次花钱,花自己的钱,很开心。但球在手里来回抛了几次,细细的僵硬塑料条就扭曲缠绕在一起,没法玩了。

周日再去公园玩,看中另外一个彩球,拿在手里小小的,扔在地上变成一个大球。开价18元,爸爸还价:只有12元。买成了。布布高高兴兴带回家,演示给妈妈看,给外婆

看。第二天玩了几次,第三天,找不到了。

布布开始有了一点钱和花钱的概念了。近一个月没再乱买东西。晚饭后大家留在餐桌边继续聊天。在聊了一通我们家的住房是大还是小之后,布布说,我要一直一直攒钱,然后买一个有露天阳台的大房子。想了一下又说,不过四月份的不算。我笑到喘不过气来,布布很明白此刻自己手中一分钱都没有了。

攒钱计划何其宏大又何其遥远啊!

布布才上幼儿园中班,午觉就常常睡不着了。没有睡意时要安静地躺两个多小时,真不容易。老师给戴过眼罩,还是睁着眼睛看见四处漏进的光。自己带去睡衣睡裤换上,仪式感十足,还是睡不着。“黄老师说,我们不睡午觉,就没有力气看动画片了。我不这么认为。”黄老师是布布很喜欢的老师,可布布还是有自己的道理。精力充沛的小朋友啊,充电五分钟,放电两小时。

早上出门时,布布要求换一件T恤衫,“这件绿色的不吉利。”妈妈一头雾水。布布解释,T恤衫太薄了,运动时脱掉外套有点冷。这个理由成立,妈妈赶快给换了一件。可是,冷暖与吉利与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每逢周五,我带布布去老师家学围棋。老师家住二楼,一起上课的小伙伴喜欢走楼梯上楼。布布和他们在楼前的坡道上疯跑,却总是按电梯楼层和我一道上楼。妈妈无意中问起怎么没和小朋友一起爬楼,“外婆需要。”布布说。噢,布布要照顾膝盖不好的外婆啊。

下午放学回家后,布布还要在院子里玩好久,滑梯跷跷板,捡树叶做饭滑冰淇淋,在地上翻爬追逐,膝盖弄得漆黑一团。每天玩一样的游戏也从不厌倦。布布滑着滑板车在小广场上飞一般疾驶,灵巧地上下坡道,绕过各种障碍,“我骑得比光速还快!”布布一手举着捡来的八角金盘阔大的叶子,一手扶着滑板车龙头,猛蹬一脚,“扬帆起航”,晚霞的光束越过高楼,打在布布脸上。

人生智慧

■李骋 文

老屋的后院,是我最早的劳作课堂。

青砖漫地,墙角生着几丛凤仙花,夏日里开得泼辣。东墙根下,父亲支了个简易的木工台,刨花常年堆积,踩上去沙沙作响。这方寸之地,盛放着我最初的劳动记忆。

父亲是个半路出家的木匠。说“半路出家”,是因他本与木头无甚瓜葛,但家里桌椅板凳坏了,他总舍不得花钱请人修,便自己摸索着来,先是钉钉子,后来竟学会了刨板子、开榫卯。他手掌宽厚,指节粗大,握刨子时小臂上的青筋鼓起来,像几条潜伏的蚯蚓。我常蹲在一旁看他干活。

“看好了。”父亲把一块樟木板固定在台钳上,“刨子要端平,劲儿使匀了。”木屑从刨口簌簌涌出,打着卷儿落在地上,散发出辛辣的香气。我学着他的样子比划,却总把木板刨得坑洼不平。父亲也不恼,把我的小手示范:“力道在腰上,不在胳膊。”这话我后来才懂,劳动原是要用全身心去感受的。

父亲做活极讲究物尽其用。边角料也舍不得扔,锯成小方块给我当积木。有回邻居扔了把瘸腿椅子,他捡回来重新打榫头,上桐油,竟比原先还结实。母亲笑他“捡破烂的”。他正色

岁月悠悠

刻花样

■范国忠 文

半个多世纪前,刻花样,是我少年时代的快乐游戏。

刻花样,是用铅笔在纸上擦涂显现黑白图案,再用削铅笔的刀片划刻。浅色部分划刻掉,深色部分留下,就是一幅画,即我们说的花样。

我十四岁时,刻花样在学校风行。班里男女同学都热情颇高地玩这种游戏,这是不多见的现象。日常,男女同学各有各玩的游戏。男同学多玩动作猛的游戏,刻花样倒是文雅游戏了。

我就读的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刻花样在学校盛行时,从四年级到高中班,每个班级差不多有半数同学刻花样。我们班里,有20多个同学沉迷其中。早晨上课前和课间休息,天天兴趣不减又忙碌的事,是同学之间互相展示和复制新花样,接着回到自己座位上兴致勃勃地划刻起来。

刻花样需要三件套物品:一是软硬合适的练习簿纸,不用花钱买;二是刻刀,是现成的削铅笔刀片,放刀片的长凹槽是手柄;三是垫板,在校用铁皮铅笔盒、塑料垫板,在家里用台板玻璃。样样不花钱,却能玩得开心。只是,铁皮铅笔盒、塑料垫板被锋利的刀片划刻得伤痕累累。刻花样的张宇同学,就把塑料垫板双面刻满深深浅浅的线,几乎无法做垫板用了。

复制花样是用铅笔在空白练习簿纸上来回擦涂,陈金龙同学灵机一动,发明了新的削铅笔芯法,即把要削尖的粗铅笔芯,用来复制花样。边复制边转动铅笔芯,两三张花样复制后,铅笔芯变得适合写字的粗细程度了。他还用自己的铅笔芯,帮助其他同学复制花样,既做了好事,又省了自己削铅笔芯工夫。这个方法,很快被同学看样学样,教室里课间休息时削铅笔芯的“嗤嗤”声少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划刻的花样图案不少,人物、家具、建筑、山河、日月、动植物、生活用品等。我们尚

道:“东西没坏透,就不能算废物。”这话像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

如今看到年轻人丢掉的完好物件,我仍会想起父亲在夕阳下打磨木器的背影,鬓角沾着木屑。

母亲的劳作在厨房和井台间流转。每日天蒙蒙亮,她就踩着露水去井边洗衣。青石井栏被岁月磨得发亮,倒映着她弯腰提水的影子。

我蹲在洗衣盆边玩肥皂泡。她的手指在冷水里泡得通红,依然灵活地搓揉衣物。雨季来临前,母亲总要翻晒冬衣。樟木箱掀开的刹那,混着阳光的陈旧味道扑面而来。她一件件抖开棉袄,拍打蓬松,连纽扣都要逐一检查。我负责给铜扣擦油,那油脂膏装在蛤蚧壳里,黄澄澄的,抹在扣面上能照见人影。母亲说这是外婆传下来的法子,铜器擦了不少生锈钢。劳动里的智慧,这样代代相传。

这些细碎的劳动场景,像老电影般在我脑海里循环放映。父亲刨木头时专注的侧脸,母亲缝补时微微蹙起的眉头,他们手上永远不断的老茧与裂口——这些画面比任何说教都更深地刻进我的生命。

长大后我才明白,他们从不曾刻意教导我劳动的意义,只是日复一日地躬身实践,如同后院那棵沉默的枣树,年轮记录风雨,果实诉说丰饶。

小,自然刻出的花样多数是图案简单线条粗,易刻不易断。可,粗线条花样不十分好看。

我刻花样热情高,每天向同学复制新花样,复制好就划刻。一次,我复制了同学一幅细线条的人物与花组合图,回家没划刻几下断了线。第二天又向同学复制,划刻又断线。第三天,我向同学一气复制了3幅图,划刻到其中的第二幅才成功。可见,划刻细线条花样,还得心灵手巧。

刻花样,两个月里我把两个学期积存下来的练习簿空白页统统用完,拿削铅笔刀片划刻的右手拇指、食指指腹也经常处在扁平状态。

没纸,只好看同学每天刻新花样,心里痒痒。

黑白色花样看惯了,突然彩色花样出现,又眼馋了。

一天,课间休息,我在教室过道走过,瞥见张琴华同学打开的课本中夹着一幅红色蜡光纸划刻的白毛女与大春重逢牵手、单腿横抬起的花样。红光亮闪的花样,在班里绝无仅有,每天我都会情不自禁斜眼偷看“蜡光纸”。只是人家收藏起来了,此后几天不可能看到,但我还是暗暗羡慕了好几天。那时,兜里没零花钱,买蜡光纸刻花样是很奢侈的。

刻花样的近两个学期里,我刻了两三百幅花样,挑选了四五十幅花样夹在课本里,用报纸包好放在床底下。时光荏苒,10多年后,课本当废纸称斤卖给了物资回收站,连带失去了收藏的花样,现在想来殊为可惜。划刻了那么多花样,没留下一幅可以摩挲观赏的。

参加工作很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位普陀区的朋友,我们天南海北聊起来后,聊到了在中学读书岁月里的事,他说了到刻花样和难忘的班里“刻花样明星”。一个叫顾瑛的同学,不知道怎么获得很多新花样。反正天天课间休息时,她身边三四个或五六个同学像群星捧月一样环绕,不是看她的新花样,就是复制她的新花样。他自己也没少复制,也是班里“群星捧月”中的一颗星星。“那时候,学校里刻花样很热。”他感叹道。

流年似水,一代人有一代人少年岁月里的游戏和玩具,叹曰:各得其乐,各得其所。